

岳麓书会

第三届岳麓书会
·中南好书《风展红旗如画——
湖南离休干部亲历记忆》编者 中共湖南省委
老干部局

出版 湖南人民出版社

1949年8月,湖南和平解放,当时我14岁。9月8日,我到解放军长沙驻地参军。解放军战士问我:“你年纪这么小,你不怕苦吗?”我说我不怕苦。战士看着我哈哈大笑,接受我入伍了。

1951年,我所在部队接受军委的命令北上抗美援朝。我们从长沙坐绿皮闷罐火车,经过七天七夜到达安东(今丹东市)。我

们在安东休整期间,遭遇了一次美军轰炸,两架B-29重型轰炸机在高空投弹,鸭绿江大桥被炸断了一半。4月12日,部队开始入朝作战。我们从鸭绿江的上游吉安渡口出发。部队入朝时采取轻装步行,大家脱掉了棉衣棉裤,只带了很简单的行李和必要的用品。我们测绘员每人还要背一个图筒,里面装的地图有30多斤。我们每天足夜行昼伏,下大雨道路泥泞我们都要坚持走路,每天大约行走80里。

长期走路脚底磨起了泡,一瘸一拐非常痛,但是我都能忍受,坚持不掉队。经过8天行军,我们到达朝鲜西海岸肃川修建机场。记得我们测绘班有8个人,班长是一名来自吉林的老兵,年纪也只有20岁左右。一天,突然来了几架美国战斗机,向地面俯冲、扫射、轰炸。见习参

谋看到我们这些测绘员年龄都比较小,就站起来喊我们卧倒,而他突然中弹了。敌机走后,我们看到他胸口流了一摊血。我们从他胸前衣袋里拿出来一个布包,里面有朝鲜币和一些人民币,还有一张纸条,纸条上写着我们全班人的姓名和住址。这是他前几天要我们每个人留给他的一个纪念,万一我们哪个牺牲了,他就与我们家里联系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战友牺牲,非常悲痛。

在朝鲜,我经历了两次被轰炸,三次遇险。有一次我印象深刻。当时军部准备转移,临津江桥已经被美军炸毁,为了侦察渡口,首长叫我带一个侦察兵到临津江进行现场勘察。侦察兵带了一支冲锋枪,我随身带一支手枪。我们沿着上游走去,一路上地形都不太适合渡河。我们一直走到一个河道的

转弯处,那里地形比较平坦,我就决定在那里进行测量。我们带的测量仪器也很简单,主要是一个指北针、一张地图和一个平板仪,再就是红蓝铅笔。正当我在现场测量标注位置的时候,对面一个小山冈后出现了几个美军士兵。侦察兵发现他们以后立即射击,并通知我,叫我赶快撤退。我看那个地方很重要,就继续在一个小山包后面绘制。双方打了一阵,几个美军士兵好像也没有什么进攻的意图,慢慢撤走了。

回到部队以后,首长表扬我完成了任务,奖励了我一个通红的苹果。这个苹果是国内群众慰问志愿军前线战士和伤病员的,我接到这个红苹果心里非常温暖,也非常高兴,一直没有吃,感到这是祖国人民对我们的厚爱。(口述/湖南常德曹绪璜 记录整理/唐欢)

记得那个通红的苹果

大学生“有偿分配”

30多年前,我在某商业银行总行人事处工作,员工中的大学生凤毛麟角。为使干部队伍知识化,每年大学生毕业季,我们人事处会派出多人到多所大学求援,希望给我们多分配几名大学生。有时,还要赞助院校资金,才能分到大学生。

1986年6月,国家教委颁发《关于高等学校毕业生试行有偿分配的有关问题的通知》。所谓“有偿分配”,就是要交钱。通知规定,“有偿分配”的学生五年内不能流动,且仅限于部分院校的“热门”专业,如计算机专业。那时,我们行设有信息部,急需计算机专业学生。我们找到某计算机学院,经过协商,签订合同:学院分配我行应届毕业生14名,我行赞助学院办学经费14万元。也就是说,一名学生一万元,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。

不过,“有偿分配”因受到一些非议,实行的时间很短。(北京 刘日建 85岁)

满足甜蜜靠糖精

上世纪70年代,糖属于奢侈品。家里有限的糖,除老人和孕妇能享用外,孩子们只有感冒发烧了才能喝上一杯糖水。那时,糖精满足了很多人对甜蜜的追求。

小时候,学校经常组织一些集体劳动。有一次,我们为生产队摘西红柿。又大又圆的西红柿红得诱人,但这是集体的,我们不能随便吃。劳动间歇,大队送来了两大桶糖精水。同学们蜂拥在大桶前,端起一大碗糖精水“咕咚咕咚”一饮而尽。那个清冽甘甜,让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那时细粮少,玉米面是当家主食。玉米面做窝头不好吃,手巧的主妇们就用玉米面蒸发糕。母亲做发糕时,会放点糖精。加了糖精的发糕吃起来松软香甜,比起窝头来自然好吃许多。(山西大同 孟言 60岁)

初出茅庐挑大梁

20岁,定终身



1964年,我20岁。那年夏天,我成为一名小学代课教师。我虚心向老教师们学习,认真备课,很快就得到同事和学生们的认可。我家成分不好,就在20岁这年秋天,经人介绍,我选择了一位在部队服役的军人成为对象。他贫农出身,是共产党员,还是“五好战士”。结婚前,我们鸿雁往来,我给了他这张我20岁的照片。就这样,我确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。(黑龙江密山 夏克香 80岁)

征稿

本版常年征集老照片稿件,要求照片清晰、叙事完整。常规投稿,配有老照片的文章,也优先刊发。投稿邮箱:dangnian@laoren.com。

1959年寒假,在山东体育学院即将毕业的我们,因为全省缺体育教师,提前实习半年。春节后,我被分配到平原一中教高、初中体育课。课外活动时间,我还负责辅导学校体操队、排球队。聊城地区(平原县隶属聊城)有体操技巧比赛,学校就委派我负责体操技巧训练。不久,经县教育局、县体委批准,以平原一中为主,加上平原师范的几名学生,组成了平原县体操技巧代表队,由我任教练。每天下午,我们在平原一中进行两小时训练。



平原县体操技巧代表队

一个月后,比赛在聊城进行,县领导指派我为领队兼教练。我认为自己还是个没毕业的学生,不敢担这么大的责任,要求领导另派领队。然而,几次请求都没结果。于是,我就以领队、教练、运动员的身份参加了聊城地区体操技巧比赛。

到聊城后,我严格管理,没有让学生逛街、游玩。其实,我与运动员的年龄差不了几岁,我像大哥哥一样照顾他们,他们很听我的话,在比赛中超水平发挥。

最终,平原县体操技巧代表队的师生获得3个单项第一、4个第二。平原县体操技巧代表队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,都获得了名次。平原县体操代表队获得总分第二名,这是平原县参加地区运动会的最好成绩。比赛归来后,全体人员照了这张合影。(山东禹城 贺书棋 87岁)

大晴天,穿双旧雨鞋去开会

上世纪70年代末,我读小学。一天放学,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,说:“明天你代表全校学生去公社列席团代会,很光荣的,回家去准备准备。”老师说完,特意瞅了我的双脚。我脚上没穿鞋,光着。因为家里穷,其他男同学也都光着脚。平时光脚没什么,可我要代表全校学生去公社开会,怎么好意思光脚呢?

回到家,我跟母亲说了

要去开会这件事,母亲异常高兴。我说:“妈,我不能光着脚去开会呀!”母亲听我这么一说,犯了难。买吧,家里吃盐都没钱买,哪里有钱买鞋?借吧,邻居家的孩子们也都光着脚。无奈,母亲说:“穿你表哥的那双旧雨鞋去吧。”

听了母亲的话,我不再说什么,流着泪回到自己的小茅屋。我盘坐床上,双手合拢,祷告第二天下场小

雨,我好理直气壮地穿上表哥送给我的那双旧雨鞋。

可惜,第二天不仅没下雨,还是一个大晴天。然而,我不得不穿上了那双旧雨鞋。去公社的路上,我选了一条小路,为的是不让人注意。到了公社礼堂,我也趁人多时挤进人流进去,以避免众人的注意力。会议刚过一半,我借故说肚子痛溜回了家。(浙江绍兴 王笏华 55岁)